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癸亥宋仁宗天聖元年
凡二十一年
盡癸未宋仁宗慶曆三年

癸亥

仁宗皇帝天聖

元年春正月立計置司罷權

俱便民之
仁政

茶鹽行貼射通商法

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
蠹耗中國百姓縱侈而上下困于財三司使
李諮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
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

買自天僖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抹正
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呂夷簡
魯宗道領之初陝西河井商人入芻糧者權
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
藥犀象爲虛實三估謂之三說至用十四錢
易官錢百其法屢更不能無弊上命諮等較
歲入登耗更定之諮等言淮南十三塲茶歲
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
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實錢
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爲本錢歲纔得息錢三
萬餘緡而官吏廩給襍費不與焉是則虛數
雖多實利殊寡請罷三說以十三塲本息併
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
易一切定爲中佑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

聽商民交
易此最便
民之法

點射

未顯
鹽鹽

源塲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但使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詔等又以鹽之類有二解池引水而成曰顯鹽淮浙蜀廣鬻海或井或醵而成曰未鹽皆通商貿易乾興初解鹽計歲入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中數損十四萬請罷之專令兩池入中並邊芻粟上皆從之

發明

國之所貴者財民之所寶者利國以財爲本民以財爲命然而國之所取

通鑑綱目 卷之四
者民之財民之所取者物之利是以善治天下者必立至正不易之法國取於民不覺其少民輸於國不覺其多使上下通行財貨不竭所謂豐財之源節財之流良以此也仁宗因財用耗竭而立計置司因民利不便而罷權茶鹽行貼射通商法皆所以便民而益國之事也非若熙豐新法之比矣故特謹而書之

廣義

王者與民同利者也權茶鹽固與民爭利而貼射則又取息于商矣曾謂

先王之政有是哉後世治不古若蓋有由耳

秋九月馮拯罷

進

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議論多迎合上意平
居自奉侈靡外示儉陋人不能知至是以疾
罷

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謂百官叙進皆有常
法爲圖以獻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真宗朝矣

閏月故相寇準卒于雷州

詔許歸葬西京史臣曰準論建太子謂不可
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澶淵之幸力
沮衆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
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

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與、致啓懷政邪
謀、坐竄南裔勲業如是而不令厥終、所謂臣
不密則失
身、信哉、

發明

凡卒故官錄賢也然寇準前旣貶爲
司戶參軍而此特書故相者準無罪
不予其貶也權其輕重而書之
如此則善善之意蓋可見矣

冬十一月禁江南巫邪。

先是洪州俗尚鬼多巫覡惑民凡已之所資
假神而言無求不得知州夏竦索部中幾二
千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
荆湖閩廣凡挾邪術害人者悉禁絕之

除

能

廣義

甚矣淫祠之害人也昏愚者托以免禍求福不惜貲財遊惰者藉以避役養身不顧廉耻奸頑者倚以惑衆驅財不守名節是以農力耗散商旅不興無不由此甚至寇賊竊發姦兇叢生窺伺國家衰弱而起覬覦之心者率多假此故毀淫祠者實爲治之先務也仁宗新服厥命而有是舉可謂蓋前人之愆者歟綱目於此記其月而地之者其予之之意深矣

置益州交子務

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

通鑑綱目 卷之四
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于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爲額。

甲子

二年夏五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

中書奉表稱賀。

發明

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蓋臣之事君也，恐君心之驕，則導之以謙。

讓恐君心之侈，則導之以節儉。恐君心之好征伐，則導之以弭兵。恐君心之崇宮室。

教

則導之以愛民事君之忠大要如此故曰
惟大人者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
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真宗之朝
書日食不應羣臣表賀此書日食不應中
書表賀於乎宋庭大臣事君若是疑與古
人格君心之非者若不相似然故綱目雖
存分注而不書表
賀者不予其佞也

秋八月帝臨國子監謁孔子。

發明

甚矣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功也
人主亦不可一日不重孔子之學也

夫禮義之所以興分守之所以立紀綱之
所以張耕鑿之所以安者非孔子之功耶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斯道維正、統
爲萬世開太平者、又非孔子之功耶、孔子
功用與天地並、其可不加崇重之誠乎、仁
宗即位之初、首臨太學、謁孔子、乃所以知
爲國之先務、而崇道之誠、爲可見焉、其維
持國本、振作儒風、不亦宜哉、故綱目特表
而出之、深
美之爾、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

后平盧節度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有寵、帝
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丑乙 三年冬十月以晏殊爲樞密副使○十一月

復權茶鹽

李諮以實錢入粟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爲輕重旣行而商人失厚利怨謗遽起上疑變法之弊下詔責計置司而遣官行視諮具言新法之便會孫奭等論其煩擾遂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解鹽亦復權之

王欽若卒

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人目爲五鬼姦邪儉僞誠如聖諭

發明

欽若卒而不具官亦有說乎夫欽若私憾寇準乃構危語以傾之誤國殄民滔天之罪仁宗苟能按罪行辟則欽若豈容但已况其相業無聞此皆小人所爲故綱目於其卒也削其具官以示貶耳若生而幸免死又無譏則何以爲筆削之權哉

衡

十二月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張旻爲樞密使

太后微時嘗寓旻家旻事之甚謹后德之故自河陽召還長樞府旻殊言旻無勲勞徒以恩倖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議奈何復用爲樞密使也后不悅旻尋更名耆

丙寅四年夏五月契丹伐回鶻圍甘州兵敗而還

自是寇項阻卜諸部皆叛契丹兵將多敗死

六月大水

京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人京東西及河井江淮以南皆大水帝避殿減膳肆赦蠲民租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還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愧服焉

賢

發明

春秋桓元年書秋大水傳曰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宐矣是時帝德幼冲初無過咎而大水之應壞民廬舍壓死數百人此非小變夫乃太后顓政用人非道之徵乎變不虛生信哉

冬十月朔日食

丁卯五年春正月朔帝率群臣朝太后于會慶殿

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發明

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既不可以
公義廢私恩亦不可以私恩害公義
太后雖仁宗之母而仁宗乃太后之君夫
死從子禮之必然豈可先率羣臣北面朝
后然後受朝者乎此舉也太后既不可宰
臣亦不可仁宗違衆議而行之則是顛倒
錯亂名分紊矣仁宗雖全私恩亦廢公義
豈不深可惜哉綱目特揭而書之所以深
譏之也

廣義

昔伊尹之告太甲曰立愛惟親孔子
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蓋欲君人
者不可以言教當以身教也仁宗於元日
先壽太后不亦當乎曾何所見而欲帝先

教

受朝也噫以曾之賢
尚爾況不曾者乎

晏殊罷以夏竦爲樞密副使

殊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
笏擊之折齒爲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
天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爲
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敎生徒仲淹敦尚風
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竦明敏博學
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于進取喜交結任
數傾側世以
姦邪目之

夏五月楚王元佐卒○秋九月以程琳爲御史